

小说选刊

编辑部选编

痛苦
①
赛

东
西

北京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痛苦比赛/东西著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
2000. 10

(名家三连发)

ISBN 7-5378-2129-1

I. 痛... II. 东...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
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0275 号

痛苦比赛

东西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)

山西省农科院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 印张: 5.625 字数: 110 千字

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

*

ISBN 7-5378-2129-1

I · 2050 定价: 8.00 元

目
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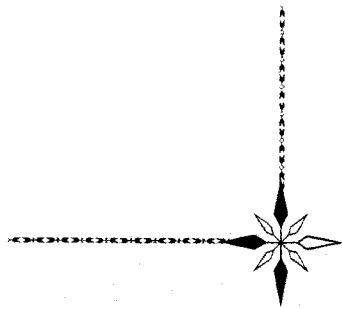
○ 肚子的记忆 / 1

○ 痛苦比赛 / 73

○ 慢慢成长 / 127

MINGJIASANLIANFA

肚子的记忆



MINGJIASANLIANFA

我送完星湖路的报纸和信件，抬手用衣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。制服粗糙的线头在我的脸上刮了一下，一种刀刮的感觉，火辣辣的感觉从我的脸上传达到屁股盆上，全身的重量跟着下移，胯下的自行车发出叽里呱啦的叫声，它的挡泥板和车链一直摩擦着，已经摩擦了十几个月。它们的摩擦声是我的通俗歌曲，有时我会跟着它唱。马路两旁正在走着的人们，白花花地一片，又直又粗的光线盖住他们的头顶，也盖着我和自行车。自行车的羊头越

来越热，一股烤肉的气味冲进我的鼻孔，我的手快被羊头烤熟了。头顶上的树枝偶尔遮挡一下光线，但只一闪光线又回到了自行车的羊头上，它们紧紧地抓住自行车的羊头。我的脸上已经冒出了几百滴汗珠，其中有一滴特别大，它从我的左边额头慢慢地往下滚，滚一下我的身上就麻酥酥一下。我想让我的身体继续麻酥酥地，于是就让它一直往下滚，直到它滚进我的眼眶。我的眼睛立即酸辣不止，但是我必须睁大眼睛看路。我拼命地睁大眼睛，睁得额头上都堆起了一排皱纹。这一睁，我看到了名流购物中心。

早上出门的时候，老婆再三交待要买一样东西，但是买什么呢？我已经想不起来了。名流购物中心门前的空地上脑袋挨着脑袋，一根根手臂从脑袋上长出来，手臂上举着红色的绿色的白色的蓝色的黄色的T恤、裙子和被套。大家都在买，我也该买点什么。我用右脚撑住地面，把自行车停靠在马路旁，老婆到底要我买一件什么东西呢？它肯定不是服装，也不是大件的家庭用品，那么它是什么呢？

我看见树荫下有一个留着两撇胡须的人正在烤羊肉串，一个长条形的铁盒子里装满通红的火炭，火炭上冒着淡淡的烟。汗水从他的下巴和胳膊拐往下流，他站着的地方像下了一场雨。几十串羊肉堆在烤箱的角落，它的香气从那边飘过来。我在香气中打了两个响亮的喷嚏。喷嚏一打，我就把要买的東西想起来了。菜刀，他妈的原来我是想买一把菜刀，刚才想不起菜刀，原来是欠这个世界一个喷嚏。

我提着一把菜刀从名流购物中心走出来，外面的抢购者纷纷为我让路。我还没有走到的地方，人群已经自动分开。我刚走过的地方，人群马上合拢。这个人简直是疯了，他手里拿着一把菜刀，在人群里故意拐来拐去，要我们为他让路。我们的手里拿着被套和T恤，肩膀挨着肩膀，脚挨着脚，但是我们还得为他让路。他离我们还有两米远，我们就纷纷散开，空出一条道路。他从我们空余出的道路走出去，站到马路边。我们很庆幸没有碰上他的菜刀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，我们还能够继续抢购东西。

站在马路边，羊肉串的味道再一次凶猛地扑过来，它那么固执那么坚定地引诱我。我横过马路，来到烤羊肉摊前。多少钱一串？他说1块钱。我一扬手，多少？他说8毛。我再一扬手，8毛？他说5毛，你爱给多少给多少吧。5毛就5毛，说好啦5毛。我抓起一把羊肉串站在马路上啃了起来，羊肉在进入我嘴里的一瞬间，迅速变成一头羊，在我的舌头上跑了几圈，在我的牙齿上撞了几下，还碰了碰我口腔里的肌肉，然后沿着食道一路小跑进入我的胃部，一种甜滋滋麻酥酥的感觉传遍全身。羊肉的味道好极了，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吃上这么好吃的东西了，这才叫幸福呢，这才叫做人呢。他真能吃，手里还捏着羊肉串，嘴里却不停地说接着烤，接着烤。我又把一大把羊肉串铺到烤箱上，一股油烟从炭火上冲起。他很快就把手里的吃完了，站着等我把烤箱上的烤熟。他吃了一把又一把，把我带出来的羊肉串全吃完了。提篮里的生羊肉串，现在全部变成了竹签，那是

一大堆竹签，它们就像他吃剩的骨头，一根5毛，这是五年前的价格，今天算是倒大霉了。他还在吃，我低头数篮子里的竹签，听到他说我怎么吃了那么多？而且现在我还想吃。他的声音很响，把我捏竹签的手吓得抖了一下，一根竹签掉到地上。我弯下身子去捡竹签，看了一眼他手里的菜刀。他不会对我怎么样吧？我重新数了一遍竹签，他站在那里看我数。如果你不满意，我还可以给你再打个8折。他不说话，用衣袖抹了一把嘴巴，掏出50元钱递给我，说不用找了你的羊肉怎么会这么好吃？今天的羊肉怎么这么好吃？师傅接过我递给他的钱，嘴巴笑得比窗口还大。他举起油渍斑斑的双手，把那张钱对着路边的阳光透视。

这时我看看马路的左边，左边是一溜的服装店。我再看看马路的右边，右边是一家字画店和照相馆。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，但是现在我特别想吃，肚子里不仅发出了喊声，还有一只馋嘴的爪子沿着食道伸出来，到处寻找机会。街道上的气味十分复杂，就像一只大冰箱里装满的各种食品，生的和熟的，甜的和咸的打成一片。一股淡淡的甜味从远处向我靠近，从那些复杂的气味中冒出来，愈来愈近了。我看见一辆人力平板三轮车从我的眼前跑过，车上放着一只煤炉，炉上面放着一口铝锅，铝锅里放着十几节甘蔗，甘蔗上冒着热气，甜味正是从那里飘过来的。我追赶三轮车，嘴里不停地叫甘蔗。有人叫甘蔗，我刹住车子，看见一个人提着一把菜刀朝我跑来。我不认识他，他不会是我报仇的吧。我双脚一蹬，车子又飞快向前跑去，三轮车上煤炉摇摇晃

晃，锅里的水泼了出来洒在炉子上。三轮车愈蹬愈快，难道他没听到我叫甘蔗吗？我追了一阵，怎么也追不上。我看见三轮车在前面拐了一个弯，车上抛出两截甘蔗。三轮车消失了，我捡起掉在地上的两截甘蔗，然后又迅速地丢到地上。甘蔗还保持着较高的热度，我的手被烫了一下。疼痛从我的手指滑到我的心脏，但是它们很快就滑了过去。我再次把甘蔗捡起来，用菜刀削去甘蔗皮，站在一只垃圾桶前狼吞虎咽地嚼了起来。

吃完一节甘蔗，我又开始削第二节甘蔗。垃圾桶里冲起一股呛鼻的恶臭，在这股恶臭中，我竟然闻出一丝蛋糕的味道。我突然想吃蛋糕。我一手提着菜刀一手拿着削好的甘蔗往七星路走。我的家就在七星路上，这条路上有好几家著名的蛋糕店。当我把手中的甘蔗嚼完，就推开一家蛋糕店的玻璃门。蛋糕店里的女孩看见我走进来，脸色突然就白了。她双手捂住嘴巴，全身颤抖不止。给我10个蛋糕。女孩的身上愈抖愈厉害，我提高嗓门，听见了吗？蛋糕，我要10个蛋糕。你自己拿吧，我想说你自己拿吧，但是我的声音小得连我自己都听不到。我看看身后，没有木棒，只有一把小椅子。我吓得连尿都撒了出来。他抽抽鼻子，好像是闻到我的尿味了。他说你怎么啦？是不是生病了？我摇摇头，身子沿着柜台滑到地上。他的左手隔着柜台伸过来。他的手刚碰到我，我就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喊，身子往柜台的角落收缩。他说不用害怕，我的女儿都有你这么大了，我不会对你怎么样。如果你生病了，我可以帮你。我指指他手

里的菜刀。他举起菜刀哈哈大笑，说原来你是怕这个，你们家没有菜刀吗？这是我老婆叫我买的一把菜刀，你干吗怕它？我在他的鼓励下从地上爬起来，拍拍身上的泥土，为他取了10个蛋糕。他说你不洗洗手？我啊了一声，才想起自己没有洗手。要不，等我洗手了，给你换换？他迫不及待地把一个蛋糕塞进嘴里，说不用了，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

我吃着蛋糕从蛋糕店那两扇玻璃门里挤出来，想想刚才的情景就想笑。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人为我让路，为什么烤羊肉串的人给我打八折，为什么卖甘蔗的看见我就拼命地逃跑，原来都是因为我手里的这把菜刀。我笑了一下，一块蛋糕噎住了我的咽喉，我的眼睛立即发白，双腿顿时发软，菜刀掉在地上，蛋糕掉在地上，屁股坐到地上，拳头插到胸口上。我用拳头对着胸口插了好几次，才把蛋糕从咽喉处插下食道。一口长长的气，一口比一百年还长的气从我的嘴里吐出来，花朵开放万物复苏，七八个蛋糕像马粪一样散落在人行道上。我把它们捡起来，放入食品袋。我要吃掉它们，但是我必须换一种吃法。我买了一瓶矿泉水，吃一口蛋糕就喝一口矿泉水，这样再被噎住，就不能怪我了。

在看到邮政局住宿大院的铁门时，我听到一阵咕咕声。这声音远在天边近在眼前。我看看周围的人，他们都紧闭着嘴巴，况且都穿着名牌衬衣，他们的声音会这么粗俗吗？但是咕咕声依然执着地响着，像是从地底下发出来的。我拍拍肚皮，声音没有了，等我把手从肚皮上拿开，声音又响了起来。这时我才发现声音来自我那

个吃了烤羊肉串吃了热甘蔗吃了蛋糕和矿泉水的肚子。肚子里的山羊终于兴奋了，它在我肚子里欢快地跑着。我弯下腰，对着一棵树哇哇大叫，山羊跑了出来，鸡蛋滚了出来，吃进去的所有东西全都吐了出来，一棵干净的树就这样被我弄脏了。我手扶树杆慢慢地站起来，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，但是我往前走了三步，就觉得不妥。我需要一张报纸。我在报摊买了一张当天的《南国早报》，然后返回到刚才吐的地方，用报纸把吐出来的东西盖上。这样别人就看不见了，这样就不脏了。

我在往家里走的时候觉得脚步有点打飘，手脚都显得有气无力。我用软弱的双手推开家门，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叫老婆的名字。屋子里没有回应，其实我在叫的时候就知道屋子里不会有回应，小学老师李丽华从来都没有按时回过家。我把菜刀剁到砧板上，然后钻到卧室里睡觉。躺到床上，肚子还隐隐作痛，嘴巴里冒出许多清口水。我吞着那些清口水，没有一点睡意。肚子已经在街道上吐空了，想吃的念头又回来了。我爬下床，打开冰箱，发现里面还藏着一些蔬菜和牛肉。看看墙壁上的挂钟，已经到了煮饭的时间，我用那把刚买的菜刀切了一大堆牛肉。这不愧是一把名牌菜刀，它的刀口无比锋利，为我节约了大量切牛肉的时间。

我计划先炒一盘青椒牛肉。自从父亲动手术以后，我就没吃过青椒了，它的气味我差不多忘记了。我用生姜、芡粉和精盐把牛肉腌好，然后打开煤气灶，让火慢慢地把铁锅烧红。铁锅上冒起一股青烟，我往里面倒入

一勺花生油，花生油无比沸腾。我耐心地等着，一直等到花生油不再沸腾，才把牛肉投入锅内。铁锅稀里哗啦地唱，这声音里带着香气，带着甜甜的味道。我抓起一块牛肉丢进嘴里。牛肉很烫，它烫得我张开嘴巴，迅速地吸入几口空气。吃了第一块，我又想吃第二块。吃了第二块，我想吃第三块。我的右手在不停地翻炒，左手却不停地往嘴里塞牛肉。我已经忘记了火候，也忘记了砧板上的青椒。锅里的牛肉越炒越少，越炒越老，我嚼食牛肉的速度逐渐减慢，碰上坚韧的嚼不烂的牛肉，我就同时使用牙齿和手两种武器，所以翻炒的工作有时不得不暂停下来。后来我干脆关掉煤气，专心致志地吃牛肉，一只手不够用，我就用两只手。我站着用双手把那一锅牛肉抓吃完，锅里除了几根姜丝，就是一滩油腻。

冰箱里还有9个鸡蛋，和半碗中午吃剩的排骨，我想无论如何也得等老婆回来再吃，于是在炒滑蛋和热排骨的时候，我一再告诫自己不要嘴馋。电饭煲早已跳闸，用9个鸡蛋炒出的滑蛋装在一只大盘子里，它和一盘油菜，和半碗排骨构成我今晚的菜谱。老婆还没有回来，连一个电话也没有打回来。这是常有的事，不是留学生做作业，就是解决学生打架的问题。只是在我特别想吃的今天，她把回家的时间一拖再拖就显得有些过分。看着餐桌上的菜我不停地吞口水。我还是先吃吧，鬼知道她什么时候才回来？我把菜饭分成两份，自己先吃了起来。吃完自己的那一份，我感到肚子里空空如也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吃过。今天的肚子比天大比海深，吃多少东西都不觉得撑。我拉过老婆那一份菜，推过去

拉过来，现在又不是旧社会，犯不着为这一盘鸡蛋，为半碗排骨几根油菜发愁，大不了请老婆进一回饭店。这么想着，我把老婆的那一份饭菜也吃了。

现在冰箱里真的一无所有了，除了冷冻室里的那几个冰淇淋。巧男难为无菜之炊，我抓起一个冰淇淋，关上冰箱，电视里正好传来新闻联播的片头曲，这分散了我的注意力，我坐到沙发上，一边啃冰淇淋一边看新闻节目，我发觉肚子翘得特别厉害，就像是一个孕妇。我把翘着的肚子对着那台 29 吋的彩电，电视里全是领导开会的镜头。我很快就靠在沙发上睡着了。

他手里还捏着只吃去一半的冰淇淋。冰淇淋在酷热的空气中慢慢融化，沿着他的手臂滴到沙发上。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，幸好我吃了快餐才回家。地板很脏，我得拖拖，得把小肯弄脏的地板拖干净。我动了动小肯的脚，叫他让一让。小肯的身子在沙发上让了让，一股比冰淇淋更为肮脏的东西从他的嘴里喷薄而出，把地板和我的手弄得一塌糊涂。小肯双目一瞪，跳过我手里的拖把跑进卫生间，对着抽水马桶呕吐。哼哼声从食物的缝隙冒出来，他弯下腰，变成虾状。这样坚持了一会，他的身子突然一僵，屁股落到地板上，下巴搁在抽水马桶的边上。我用巴掌轻轻地拍打小肯的背部，到底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他没有空闲回答。当他再也没有东西可吐之后，才慢慢地平静，双手抓住抽水马桶的边，想用手把身子从地板上撑起来，撑了几下，他都没有撑起来。我扶了他一把，他站起来了，双腿有些发抖。我把他扶进卧室，让他平躺在床上。他用双手不停地推揉腹

部，我用双手帮他推，四只手在他腹部轮番磨动。这样是不是好一点？要不要上医院？明天我还有一节公开课。小肯说这样舒服多了。

睡到半夜，我再也睡不着，对着天花板说了一声饿。尽管我说得很大声，但是还是没有把李丽华叫醒。听一听李丽华的鼾声，你就知道她有多么疲劳，你就知道作为一名小学老师有多么疲劳。我从床上坐起来，我一坐起来李丽华的鼾声就被打断了。小肯坐起来干什么？我把他扳回到床上，让我帮你揉揉肚子吧，也许这样就不饿了。小肯张开四肢，全身松松垮垮。我睡眼惺忪，哈欠连天，只象征性地给小肯揉了几下，就揉不动了。她的鼾声再次响起，我拿掉李丽华的手，她的手又动了起来，它比刚才更有力地揉着我的肚皮，并且游离了目标，揉到我的下面。她说差不多有半个月没做了。我不想做，我想吃。她说都半夜了，去哪里找吃的，明天我还有一节公开课，我宁可给你做，也不愿现在去给你找吃的。我自己去。我爬下床，她一把抓住我，说还是我去吧。

我为小肯买回了花生、瓜子、口香糖、话梅、牛肉干和红薯干，这些食品既可以让他充饥，又不至于让他胀坏肚子而呕吐。小肯把这些食品袋一一剪开码到茶几上，双手不停地往袋子里掏，囊中取物，唾手可得，唾面自干，当他的手从袋子里拿出来时，他的每个指缝里都夹着一种不同的食品。比如他的右手指缝里就夹着花生呀、话梅呀、红薯干和牛肉干呀。他把这些食品同时

送进嘴里。你慢慢吃吧，我要睡觉。他说你难道不想吃点吗？明天我还有一节公开课。他说难道公开课比吃重要？睡觉比吃还重要吗？我关上卧室的门，觉得他有点神经病。

这个夜晚因为那一大堆食品而相安无事，只有床头的闹钟打破了清晨的安静。我睁开眼睛，看看枕边，没有小肯。糟啦，他一定出去找吃的去啦。我扑出卧室，看见小肯横躺在沙发上，他的右手指缝里还夹着一枚花生，茶几上的食品几乎被他席卷一空。你就好好地睡吧，等讲完公开课我再带你上医院。为了迎接今天的公开课，我在心里上作了充分的准备，本想在今天早上认真地打扮一番，使这一节公开课满堂生辉。但是小肯的反常让我没有心情，如果你的丈夫不停地吃，不停地呕吐，你还有什么心情打扮吗？我胡乱地抹了一把脸，走出家门。是不是要把防盗门反锁上？小肯会不会出事？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决定不反锁，只是把门碰了回来。问题也许没有那么严重，也许小肯一觉醒来，什么事也没有了。

我听到嘭地关门声，从沙发上弹起来，满地都是花生壳和食品袋。我拍了一下脑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跑进卫生间，拧开水龙头，让早晨的冷水冲击头部。经过冷水的冲洗，我的头脑清醒了许多，昨晚发生的一些事情一点一点地回到脑海。首先得打个电话请假，然后再去医院看看肚子。

我打开楼下的自行车棚，发现自行车不在车棚里。昨天下午我是不是骑着自行车回家的？好像是的，我记

得我是锁好了自行车才上楼的。那么自行车的钥匙在什么地方?我把全身上下的口袋都摸了一遍，没有找到自行车钥匙。我跑回家里找了一遍，也没有把自行车的钥匙找到。我回到车棚里，车棚里弥漫着老婆的摩托车留下的汽油味，这股汽油味从角落里冒出来，气焰十分嚣张，熏得我直流口水。昨天下午我好像吐了一回，好像是在七星路上吐的，吐的时候，我的手边没有自行车。我是怎么吐的?好像是吃了很多蛋糕。买蛋糕的时候我的身边也没有自行车。那么是在买蛋糕之前。买蛋糕之前，我好像还吃了很多烤羊肉串，吃烤羊肉串时我的身边也没有自行车。那么一定是我进名流购物中心买菜刀时，把自行车锁到马路边了。

有人会偷这么一辆自行车吗?它的油漆已经剥落，车链和挡泥板摩擦出叽里呱啦的声音，坐包露出了钢丝，更何况它是绿颜色，是一辆破烂不堪的邮递车。谁偷这样的自行车，谁就是天底下最没有水平的小偷。我抱着美好的幻想，来到名流购物中心门前。树下排着长长的一串车子，它们都是今天早上才排在哪儿的。我一辆一辆地看过去，眼前的自行车简直就不是自行车，它的款式和颜色和我骑的自行车简直没法比。如果不是把自行车弄丢，我还不知道自行车有这么好看。我看了大约 20 部车子，没有发现自己的那一部，连它的影子也没有看到。马路边还有长长的一串自行车。对面烤羊肉的味道不时地飘过来，我不能再吃了，再吃就要吐了，只要找到自行车，就立即去医院检查身体，我是不能再